

今日长缨在手

一
六盘山，云雾缭绕，翠岭黛崖，峭壁危岩，雄踞秦关，由南至北，一路逶迤，漫漫近五百里。六盘山之险，有“题固原六盘山”联语为证：“峰高华岳三千丈，险居秦关百二重”。1935年9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后，翻越了岷山，占领了哈达铺，到达了榜罗镇，并在那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之后，红军攻破了白军的渭河封锁线，翻越了六盘山。

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不久，中央红军抵达了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至此，中国革命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因而，六盘山也被誉为“胜利之山”。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踏着晨光，登上了六盘山。一路上，大家对着大雁南飞的蓝天碧空，对着秋风送爽的山野风光，兴致盎然，说古论今。站在六盘山之巅，放眼释怀，连绵山脉，多是青灰色岩石，棱角分明，险峻之中，挺着秀气。时值深秋，凉气袭人，但山峦植被依然茂密，又多了一片金黄，景色壮观。

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心情是放松的，犹如南飞大雁，飞翔任天高；宛若雾散云开，开朗又豁然。他凝神远山，一首气壮山河的诗章，也在胸中呼之欲出。远方，千年的秦长城依稀可见，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成为了毛泽东对万里长征的最好注解。就在两天前，陕甘支队沿着宁夏和甘肃交界处的葫芦河东岸，经固原的将台堡、马莲东进，次日夜宿于甘肃武威的张易堡，就住在秦长城脚下。多少年后，这一带的老人回忆：“红军晚上在土窑不够住，就在秦长城上睡觉。”

那道古老的长城，在诗人心中，

已不再是字面意义上的城墙了，长城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一支从血雨腥风里走出来的红军“好汉”形象。两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凭的是红军战士的铁脚板，更凭的是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

早在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就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面对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红军将士激流勇进，北上奔向抗日战场，不也是在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吗？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倾吐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和誓言。

二

六盘山下，有条自北向南流淌的青石河，小河岸边有一个小村落叫青石嘴，散落着破败的窑洞和黄土垒砌的土坯房。红军陕甘支队的先头侦察连翻越六盘山时，在村西的山洼里抓到一个东北军的便衣，获悉东北军骑兵第十三团有两个连的骑兵在往固原运送军装和弹药，刚进入青石嘴。毛泽东当即命令一纵队突袭这股敌军。

从六盘山上冲下来的红军战士，犹如猛虎下山，红一纵队四大队正面接近，一大队从北面穿插到青石嘴小山后面，五大队迂回村子南边，形成了环形包围圈，顿时枪声大作，军旗猎猎。正在吃午饭的敌军，万万没料到红军进兵这股神速，大多数人还没来得及去解马缰绳就做了俘虏。红军这种风卷残云的下山气势，毛泽东以“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之句，将其威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红军就以缴获的100多匹战马为基础，将侦察连改编为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连。

当时，在六盘山东麓的和尚铺一线，白军正利用西(安)兰(州)公路与

平(凉)银(川)公路的交会点，调集重兵，准备堵截红军。因此，拿下了青石嘴，就如鱼得水一般，可以顺利穿越平银公路，东进陕北了。此时，毛泽东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与兴奋，万丈诗情也随着山峦的起伏而激情澎湃，禁不住冲天发问：“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长缨”一词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终军传》：“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说的是西汉时，南越国割据，尚未归附汉朝，有汉臣终军自请出使南越，向汉武帝陈说，愿得到一根长绳子，一定可捆住南越王，把他弄到陛下跟前来。终军到了南越后，说服了南越王归附汉朝，但南越丞相吕嘉极力抵制，竟发兵攻杀了南越王和终军。终军年方二十几岁就英年早逝，留下“终军请缨”之典，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后多指有担当的精忠报国之士。

毛泽东在《清平乐·六盘山》中，以恢宏的文字，抒发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怀。长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看到了中国革命黎明的曙光，敢使“长缨”缚“苍龙”也成为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至于“苍龙”所指，毛泽东在1958年作的批注中给出了答案，说是“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这种指向早在诗人五年前写的《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一诗就有所坦露：“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这两词都用了“长缨”，所指一为“苍龙”，一为“鲲鹏”，但意指均为“蒋”的反动军队。

吟诵两词，可领略到不一样的心情。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坚毅而悲壮；“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自信而激昂。历经雪山草地艰辛的红军将士和领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这样英勇的红军，必然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为中华民族创造

一个光明的未来。

三

六盘山巅，耳闻长空雁叫，眼观长城蜿蜒。翻越六盘山当晚，在宁夏彭阳县小岔沟宿营时，毛泽东在煤油灯下记录下了行军途中酝酿的《长征谣》，也就是后来的《清平乐·六盘山》。一句“望断南飞雁”，让人从“望断”二字，联想到与红一方面军各一方的红四方面军。那么，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可否是诗人寄语南下的红军战友，迅速北上与之会师陕北，做共筑“保卫中华民族长城”的好汉呢？

《清平乐·六盘山》以峰峦入诗，以景咏怀，用高天、淡云、飞雁、长城来抒怀寄情，充满了共产党人乐观向上的豪情壮志。“天高云淡”为静，“南飞雁”为动，动静结合，让诗句充满了灵动。诗句看似写山之高，路之远，但“山高人为峰”，红军将士将红旗插上六盘山，将艰难险阻踩在脚下，不是远比六盘山更值得为之骄傲吗？

诗句看似写路之远，但在中国漫长的革命道路中，红军长征也不过是一次急行军。毛泽东藐视长征路上的险阻，在另一首《七律·长征》中豪气地说：“万水千山只等闲”，就是一个极好的诠释。而这首词的结尾，以“长缨”对“苍龙”，道出了反动派必将灭亡的终命运。

全词充溢着诗人的想象，描绘出一幅博大的长征画卷，引导读者的视觉，从高到低，由远及近，由上而下，将天上的云和雁，地上的峰和长城，都像电影的镜头一样推到读者眼前。如果说，漫卷的红旗，在手的长缨，是诗人毛泽东在翻越六盘山时的一种激情的想象，那么，十四年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就是“缚住苍龙”诗句的最好注解。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战斗英雄燕飞

外平静。突然，敌人约一个连的兵力，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对六班发起第三次反扑。

燕飞和战士们在阵地上整整坚守了两个小时，已是精疲力竭。由于敌众我寡，六班的阵地被突破，有十来个敌人突入了二组阵地。

在此危急关头，燕飞立即命令一小组火力阻击后续之敌，自己率二、三组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燕飞和战友们早已杀红了眼，左冲右突，仅燕飞一人就接连刺死了3个敌人。

谁知，就在他和一个敌人厮杀时，另一个敌人刺中了他的腹部，肠子从腹部流了出来，鲜血顿时浸红了军装。他咬紧牙关，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以惊人的毅力把肠子塞了回去，并用腰带扎紧伤口继续端起了枪……直到英勇牺牲。

“为燕飞班长报仇！”战士们怒吼着，越战越勇，将突入之敌全部打死。在掩埋烈士遗体时，大家发现燕飞身负6处重伤。战士们哭泣着，心像刀扎般的疼痛。

战后，为了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六班被授予“燕飞班”的荣誉称号，班长燕飞追记大功。

如今，英雄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他用鲜血染红的精神丰碑光照千秋，其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据《宁夏党史故事》)

红军三军会聚宁夏同心城

1936年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当年11月初，休整完毕的红军三大主力，开始向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发，并着手实施“宁夏战役”。11月中旬，三军会聚至已经解放了的宁夏同心城。

在同心城西的河滩上，举行万人军民欢会，这是红军三大主力召开的一次盛会。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福致欢迎辞，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发表讲话。

马和福说，红军经历千辛万苦，爬雪山，过草地，以坚强的革命毅力，战胜了敌人，征服了艰难险阻，来到我们豫海后，解放了受苦受难的回汉各族群众，使我们重见天日。我代表同心城和豫海县全体人民，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表示衷心感谢。

朱德说，感谢党中央对

我们二、四方面军的慰问和关怀，感谢西方野战军指挥部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召开隆重的大会欢迎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在团结喜悦的气氛中，万军民欢会落下帷幕。

部队在同心城、预旺一带休整时，反复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强调要尊重回族风俗习惯。

回族群众感动之餘，纷纷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羊肉、白面和小米拿来款待红军。

当时，长征刚刚结束，条件十分艰苦。红十五军团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为三军筹集了大量粮草，并妥善解决了红军的被服、住宿、吃水和伤员安置等问题。

“在红军困难的时候，同心老区人民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肖克将军晚年时回忆道，并挥笔写下题词：红军长征陕甘宁，三军会聚同心城。

(据澎湃新闻)

陈赓师长与红军回民连

军，回民连随师部驻兴隆镇。兴隆镇是回民聚居地区，两年前红二十五军曾在此住过，在回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回民连经常帮助群众干活，与回民群众建立了鱼水亲情。回民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使回民连由原组建时的50多人迅速发展到180多人。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回民连也随大军向海原地区进发，到达关桥堡。两三天之后，又转移到预旺堡。由于参加红军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多，粮食供应更加困难，战士们常常忍饥挨饿。这时，陈赓师长来到回民连，他听说战士们

一天没有吃饭，就对连长说：“这么多人，不吃饭怎么能打仗，要想办法嘛。”说完就匆忙走了。不过大一会儿，陈师长派人给连里送来了一头牛，宰了解决饥饿问题。不料，肉刚下锅，敌人就来了，大家只好饿着肚子转移。这次是长途行军，异常艰苦，走的尽是崎岖不平的小道，加上大雪覆盖，稍不留意，就会滑倒跌伤。战士们衣着单薄，许多同志没鞋穿。寒冷、饥饿、疲劳一齐向战士们袭来，但大家都顽强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掉队。

红一师进军到环县河连湾后，隐蔽集结在山城堡以南地区，回民连参

加了山城堡战役。战斗打响后，师部从特务队和回民连抽了20多名战士组成敢死队，由陈赓师长亲自率领，一举攻下了敌人的一个最坚固的火力点。接着，红军将其他火力点先后全部攻下，敌军大败。这一仗，红军共歼敌一个旅又两个团，取得了巩固陕甘苏区的决定性胜利。战斗中，回民连战士英勇杀敌，有十多名同志光荣牺牲，在回民连的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西安事变”后，红军奉命南下，回民连经过整编，开赴抗日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据《宁夏党史故事》)

银川的老城门(下)

任全国

“灰头土脸”，城门洞是通向城外的必经之路。串亲戚去东门，总忘不了登城楼，尽管阁楼楼梯险象环生，登高望远是孩子们的兴趣使然。明《靖嘉宁夏新志》记载：丽景园在清和门外。有描绘丽景园的诗“煌煌玉仗映晴暾，晓出清和第一门”，“白露满池荷叶净，凉飚入树鸟声繁”。现在的丽景街名来源于此。东门外完全是农村景色，有庄稼地，有一片很大的渔船，是国营的东门渔场。还有一些生产队所有的小鱼塘。这些大小湖泊是否与丽景园有关？有待考证。红花渠也是孩子们的夏季主要去处，渠窄水浅易学游泳，学后就敢下西门外的唐徕渠了。

解放后，西门经过维修，成为银川市的图书馆。这座粉红色的西门城楼，半个世纪前可以与南门城楼媲美，是银川几个城门中保存比较好的。出西门有不足百米的短街，称西关。现在自治区政府所在地过去是宁夏机械学校，校园南边临街的大片果林，秋天收获之际着实叫人眼馋。路边的铁匠铺生意兴隆，那时的马车十分抢眼，一匹辕马三匹拉马，钉马掌自然是好营生。西门北侧是芦苇茂盛的大(银)湖，东侧是白茫茫的碱滩。出了小北门，对面是大片的湖泊湿地，要水、摸鱼、招大个蜻蜓“老虎召召”，那是孩提岁月追逐的乐趣。小北门两侧，以及环城四周的老城墙下，尽管夯土城墙坚硬，刨之不易，挖城墙

土脱坯、脱炕面子的也大有人在。小南门之外也是农村，红花公社光华大队，光华门也由此改为光华门。过去的交通工具，毛驴车居多，城乡都用。套在毛驴脖子上拉车用的外皮内草的护脖套，银川话叫“驴拥脖子”。驮在驴背上装东西的袋子，叫“毛口袋”。做饭用的是生铁锅、砂锅。小南门一带聚集着驴拥脖子、毛口袋、生铁锅作坊和砂锅窑等，公私合营时，改为驴拥脖子社、毛口袋社、砂锅窑社、铸锅厂等。后来有些企业的工人嫌单位名称不好听，请人改雅了，如：驴拥脖子社改为车马挽具社，砂锅窑改为陶瓷厂。

银川的古城及其城门有三个谜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许只有建城者，知道它的初衷。其一：银川古城不像北京、西安的古城正南正北，而是向南向东倾斜。南北的街偏东，东西的街偏南。古建筑中，只有中山公园的文昌阁正南正北。其二：银川古城南北大街过于偏东，南门北门与中山街相对，而不是古城中部的民族街，也不在一般视为城市中心的鼓楼大街。羊肉街口这个四方汇聚点，距西门偏远。明《靖嘉宁夏新志》说，相传以为人形。其三：小南门和小北门不对称，不在一条街上。为什么不把小南门建在民族街上？银川古城只有连接南门北门、东门西门的街道贯通，其余多是断头路，有何讲究？

东门、西门、北门以及小南门、小北门的消失，让人难受，也无可奈何。只有西门、西门桥、北门、东门、东环批发市场等老地名，依然在使用，给人们留下对银川老城门的回忆和眷恋。

(据银川党史网)

红区盐池掀起“识字热”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盐池县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民国初年，全县只有一所惠安堡高级小学，学生很少，且多为地主豪绅子弟。1918年又设立了一所高级小学，个别乡也相继创办了初级小学和私塾。到1936年盐池解放时，全县历年小学毕业生仅有50人。

盐池解放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教育事业，盐池的小学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在办好公办小学的同时，号召和发动群众大办民办学校，边区政府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支持。为提高教学质量，边区政府从延安鲁迅师范学校派了一批毕业生来盐池任教。盐池县又从当地选拔了部分文化程度高、思想素质好的青年送往外地培训，毕业后回盐池担任教师。为尊师重教，政府提高了教师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在县城北关还建立了伊斯兰小学，专收回族学生入学，以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

盐池县大力发展社会文

化教育。延安和三边地委派来一批文化干部到盐池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县委和政府也派干部到各区、乡宣传动员，大办冬学、夜校、识字班、读书班、民教馆、半日轮等各类文化组织57个，参加学习的共有1765人。提倡开展家训识字、夫妻子女互教互学，深受群众欢迎。特别是二区文化教育搞得最为红火，二区五乡妇女李兰英，不仅自己刻苦学文化，而且教丈夫、娃娃识字。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以《李兰英怎样教娃识字》——介绍一种新的社会教育形式为题做了大篇报道，县委对此也积极宣传推广。在李兰英的影响下，盐池二区有80多户搞起了家庭识字，许多农民脱掉了“文盲”的帽子，学到了文化知识。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老银川人眼里的城门

花甲之年的老银川人对几个古城门还是印象颇深的。与南门相对的北门，上世纪70年代还“健在”，宽厚的台基加上台上的楼阁，在平房群里凸显高大。只是“灰头土脸”，给人破旧苍老的感觉。出北门，有段北关街，一排低矮的街面平房之后，东边是农田，西边是湖泊。再往前走是八里桥，过桥就到了银川的地理。上世纪70年代的东门也是

拆城门、扒城墙的做法不理解、不满